

通鑑紀事本末

十九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暮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樸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相之亂劉裕入朝之謂其司徒王謚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之后劉氏有智鑿謂之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之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何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以於是相與合謀起兵 劉裕克京口之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謚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上與之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並見偽錄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兖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

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

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與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中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成石頭五年春三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記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

道鑑第一九

二

云

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軍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皇知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二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解劍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復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重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

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
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沭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
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
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
至京口辭基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
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
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
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
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
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中宰制割贛州以
武江州兵六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
危乃勸毅請遣使表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
陵入朝已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

通鑑卷之九

三

卷之九

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
梁秦益洛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交青
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
長民難備任以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史配給資力以防之
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舟為前驅丙申三
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劉黑將百舸別發裕戒
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
鎮惡書云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
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劄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
人對船岸 五十七旗旗前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
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及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
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
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願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

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
已被燒鼓嚴之聲甚威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
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半閉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
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
安之馳還入府純安見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
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
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
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
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
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閤中自相傷
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
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
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相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曰
保藏之毅毅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二師容相蔚為劉衛軍所
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
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晉宗
之斷送之初毅季父鎮之聞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
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
受罪累每見毅藩輒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
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
陵殺都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有
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
而可永曰除其宿費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
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
長驥縱身後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

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汧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州刺史劉劭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芻蕘居瑱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責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大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絡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

裕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

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

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柔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
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
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
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
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
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
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
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
西畿合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
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
誠毋事詭譎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
嘿然邪則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
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定下海內之人誰不
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
伐人之君嗚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
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託方伯襲之以輕兵遂
使席上糜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良可恥也
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宜聞道於君子以
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投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
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
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
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起石將步騎出襄陽起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
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
之殺之裕使其督振武將軍東海徐遠之統衆肅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

前鋒出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
恩勒兵不動軌棄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
頭聞達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惠將休之兵四萬
臨嶺岸置陳軍士無能敵者裕自被甲欲督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天尉主簿
謝晦前抱持裕袖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
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岸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
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
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
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
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一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
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問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
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

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佩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
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

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轉襄陽示之參軍李應之閉門
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
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

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
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
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

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括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
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
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馮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

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楊州牧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環

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

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

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

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

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

府攝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

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

從此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

申詔以裕為相國摠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

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冀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

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

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

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奔潰 秋八

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

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

建康斬之見卷一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

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

爵淮南公道賜爵兗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

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

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

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

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宗繼母蘭陵蕭氏

為太尉以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

射

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
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彭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
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
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
於國與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出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
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
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天災異
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懼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
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焉之
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識云昌明
之後尚有一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
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

卷五十一

八

六

方甲

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
於東堂韶之虞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
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壘中及
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頰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
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
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
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
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
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
文榮者帥乞活千餘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
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栢

谷鳩皆降于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

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

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

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山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玉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

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

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衣暮崇極如此

物忌成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

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

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

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

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于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

六十一

通鑑十九

七

江

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

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

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

諷晉恭帝禪位於宋且詔草皇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

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

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遂下琅邪第百官拜辭祕

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

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

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

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

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

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

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官于故秣陵縣使冠軍

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
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
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
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
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
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
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龍寶其餘功臣徐羨之等
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
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
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為永
初曆 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子義
符為皇太子

通鑑卷之十九

十一

宋

七

一年 初帝以毒酒一甕投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酈零陵王
偉歎曰酈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六
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母生男帝輒令秀之
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
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
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
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城梁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
言劉裕在洛宜且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
待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
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

裕棄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襲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裕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擗賢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千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

劉裕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
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
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
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
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
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
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
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苻氏攻襄陽經三不拔
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意
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
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
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至斤

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成虎
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
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
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
社令王灋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
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五
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
太守馮翊嚴獲詣斤降魏以王王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
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
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
壽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
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
主以成臯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

橫設之乘勝追逼虎年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怒退黑獺將
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阪威將軍竇晃
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
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
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
濟河與竇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姚清期
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高
破矣未兗州刺史徐瑛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
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夢之季之先聚眾於濟東
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年青州刺史東莞空襲鎮東陽城遣
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
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
耳赴援

營陽王京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蔡邕河南太守王
洸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庚申檀道濟
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濟也虜民保東陽
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塚山險焚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
南太守垣苗帥眾依變刀薙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
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令遠卿助之乃以雍
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三月州
凡六萬騎刀薙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二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兵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
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國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
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龍脊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
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
虎牢將步騎五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

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成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遠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今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繩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日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募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井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問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亦零落夏四月

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汝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乃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人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至變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乃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

魏書十九

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一

方田

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葬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寇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官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

周幾鎮初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置四
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頓川太
守李元德奔項城及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裕遣
其將姚弋仲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與許昌城毀鍾城以士封
疆而還

徐傳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皇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馬徐羨之尚書僕射
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亮請祈
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上宗廟而已上雖不信
奇怪微時多符籙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
為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
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
可使負荷非奉上曰廣陵何如晦曰臣請親駕出造廣陵王義
真義真欲與談晦不其答晦還曰德雖於中非人主也丁未
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鎮軍將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五月帝崩皇太子義符之曰

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如兄韶有兼納之氣也徐羨之
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舉之也
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
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
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嘗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
遣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
宮聲聞于外黷武禁庭之內禮樂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

夷祗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自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嘗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太上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尚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

六百六十四

通鑑卷第十九

十一

三

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忻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田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使執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詔旨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又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與軍士進殺二侍者

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
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
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
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
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
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
昌門追者以門關路而弒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
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
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阜
也制其行止授其灑則道遠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
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善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
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年少為
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致命又有典

籤往往軍志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幼
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
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灑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祭酈
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鄭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
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
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
何旋背即責亮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
新安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
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
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
南題曰天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宜
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

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
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官省王皆不許於
州府國綱紀有所統內見刑原浦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
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
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
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
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敏慈仁遠近所知且越
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
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
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
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
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
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

之

通鑑十一

卷

九

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摠後任留鎮荊州
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
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
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
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亮廢本末悲哭嗚
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
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輿力
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木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
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
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日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
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
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

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
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
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
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
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
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
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
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
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
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戍政彥之自襄陽
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市
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
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
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
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

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壯初會稽孔奐子
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奐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
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
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質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
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
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
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
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矚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
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宋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

事故先遣此書承夫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
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夫豫立咨詔啟章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
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
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
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
戒嚴動用軍濶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我邪
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太小既殊逆
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
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
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
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
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
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
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
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
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
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
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
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
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
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
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
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剪
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
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朐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
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

軍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
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
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記曰亮
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記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有其
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朓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
齊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
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
今奉王命以詩之可未陳而擒也下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
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
荊州刺史樂固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朓等已誅晦先舉羨
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
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閒曰遠投集得精兵二萬人乃奉

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
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取非
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
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與耿弁不以賊
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
讒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
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將萬人摠留仕帥
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
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

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
稽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
從晦至江口到彦之已至彭城淵康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
會霖甫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

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樯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逋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

通鑑卷第一百九

二十一

注

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疇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重難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微還入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不

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尚

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弘

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摠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快快欲得揚州

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

乞骸骨曇首自求長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

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義康聽割

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

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

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豐意其憤憤

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

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

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

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大子無忌事湛愈憤

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

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景仁家養病湛議

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
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
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屬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房氏之門
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
往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刑鐵干祿由敬文聞也上有生成闔
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
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
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
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以疾
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
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
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聞將

通鑑卷九十九

二十五

遣還已下儲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
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掠因朕寢疾規肆禍
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
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
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刀壞汝萬
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
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
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

憂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
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劾別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
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

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且府門常有車數百乘
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
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
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
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
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
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為義
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
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
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成湛愈
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
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
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驪

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莊初自西還
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北入吾亦視日早晚嘗其不去
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
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
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
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
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
所御義康景仁並不合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威康未
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
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御黨尚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一百方
一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
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
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者

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豐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囚六赦是日赦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劉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其弟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弟叔文冠左右皆心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

通鑑卷九

三十一

宋書

卷九

仁景仁猶稱脚疾以手執扇坐誅討處分一管委之初檀道濟為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甚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三年自應得事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急裝三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曉騎將軍徐湛之達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爭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徵時常自於新洲伐菽有納布衫襖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一風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此囊遂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獲之叔父也上以簡縱有美名為上所重復性

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復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復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復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曰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深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兵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官哉上亦曰謝述若在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募之之子也使能懷斌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次具奉優厚俾賜相孫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能會稽公主宴集其權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申一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言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泣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言便是負初盟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妙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反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之亂情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江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冬十

一月彭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亥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

沈璞暉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暉尋遷左衛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勤之曾孫也暉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惟暉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鈇銖銖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表益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二十九

吳

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切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錯一夫之口所能攘進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職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又義康遷豫章
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識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
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
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
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
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
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
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
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
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之請以
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
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異議於孫權彼二人
者皆國之後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康直勁正
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護
夫側目為日矣矣比有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鑒一言而劉班
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出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
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不厭
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首圖詳於
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
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
何謂也熙先曰丈人棄美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
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
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沙演之並為帝所知曄
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引曄以此為怨曄累經
義康府佐中聞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最
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

解脫降復敦往好大將軍府更仲承道有寵於義康問熙先有
謀密相結約丹楊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
之告以密計道人漢略足過前曾感憂康書曰此與熙先往來
強辭好共許瞻領隊在臺許以內應應靜之豫章熙先付以醫
言陳說圖議於是密相署置及案所不善者並入死日熙先又
使弟休先作後入釋賊巨首伯符解兵犯驛楊沐歸寧遣之驛
事按命書入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劉道奉
軍還河東賊三正住反極無完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首
為謀與熙先許瞻領隊在臺許以內應應靜之豫章熙先付以醫
言陳說圖議於是密相署置及案所不善者並入死日熙先又
使弟休先作後入釋賊巨首伯符解兵犯驛楊沐歸寧遣之驛
事按命書入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劉道奉
軍還河東賊三正住反極無完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首
為謀與熙先許瞻領隊在臺許以內應應靜之豫章熙先付以醫
言陳說圖議於是密相署置及案所不善者並入死日熙先又
使弟休先作後入釋賊巨首伯符解兵犯驛楊沐歸寧遣之驛
事按命書入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劉道奉
軍還河東賊三正住反極無完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首
為謀與熙先許瞻領隊在臺許以內應應靜之豫章熙先付以醫
言陳說圖議於是密相署置及案所不善者並入死日熙先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熙先指熙先問之其曰凡此必符樓書表皆荒所造云何

本今方作如此返轉事者又熙先述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使

士送付英尉熙先望風生教謂熙先不統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

日以知之才而漏於其書者一應有具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

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先年將二十作散騎郎邢不作

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罪曰陳圖議遂戕士以骨肉之禍日領

且勿遺棄方存之中書書石曰死之後或正錄庶九泉之下少塞

聖責雖在獄為詩曰雖無薪生亦庶回夏矣色雖本意謂六盤

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時更有生望於史職之曰外傳

詹事或當其案陳問之詹事曰熙先笑之曰詹事時昔獲按頭

日躍馬鞭時自以為一出之於今獲按紛紛畏死乃爾設令賜

以性命人臣圖王何顏可以一事於二月乙未時綜熙先及其

子弟當與皆伏誅時母在室可與罪勝以三事時與群色不作

轉及妓妾來別，擘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疾色擘收，決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就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處，遠亂獨不出視，擘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擘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厨，咸擘新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之范蔚宗皆怙志而貪權，存子以徇，遂累葉風素一朝而覆，覆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徐湛之所原，多不盡為擘等辭，所直引上救，不問載實，喜之子也。先為徐亮，二州刺史，與擘厚善，擘致以為義，與太守有司，擘前彭城王義康討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舅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徒付安成郡，以守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其防守，邵瑛之

通鑑卷之七

三十一

書

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是淮南厲王長子，嘗言數百，自古有此，我乃一不知得罪，為宜也。及以前錄所載，史之遺，殆亦為護軍將軍伯符之弟也。弟于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朔，帝之子義世、義徽、義章、義宗、相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年，胡護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搆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怙懼，上慮不逞之人復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廢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餘教不可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開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劉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戎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二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北浩口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采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采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

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
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
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
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執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為虜又
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
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
午自利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災或伏於翼
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
又事以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入
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
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
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

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揚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

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

泗水滲日行纒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

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碭碣戍兵

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

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

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

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

岸至于潼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

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

斂戎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

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

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贊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贊夫兵敗死

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

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沁河置守還保東

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虞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沂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榮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昌侯孫建汝

通鑑卷第九

三十五

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

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
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坐靈秀於湖陸
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遂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
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
將軍到彦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坐靈秀
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善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彦之之
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邊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
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旂眷道濟帥軍將
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
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
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懸城叔孫建等縱輕騎
邊其前後焚燒穀道濟軍之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亮之

六十三

通鑑卷之十九

三十一

五

等得厚乃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玄謨助之玄謨之擊
守數月糧盡士卒羸負食之辛酉魏元濟驍騎將軍及東野太
守申謨屢獲萬餘人 檀道濟等自懸城還軍士有二
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心懼將潰道濟夜遣軍士以所
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已盡以降者為三
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披甲
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引還道
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京險濟南
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許昌參軍劉振之戊
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置竟不至而京陽積粟已滿百姓所焚
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承之守
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彦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
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是魏得宋俘魏

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
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
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
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者
營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聞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
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書曰劉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
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錢千匹
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
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
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勸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
我以仁義為所蔽又何憂乎遂赦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
散騎侍郎劉劭使聘于宋 魏主遣散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

騎常侍劉劭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

子見宋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而女亡

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真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

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

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

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

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冬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田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箭鋒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

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
逢子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
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
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
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瑁潁川
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左
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
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
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尸以汲施大鉤於衝
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
魏人填塹內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
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
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
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
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
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
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
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
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
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
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
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

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
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
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遣帝書曰
前蓋是反逆肩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
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請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
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
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
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
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
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
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
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
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
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
竊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
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
目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
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遶夜則
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
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
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
刃此有善呢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

丹揚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
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
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
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

金料王之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
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
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碣礮必走滑臺小成
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
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
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劾及護
軍將軍蕭惠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
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所省我民驅
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亦亦
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攜用稍與
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
輩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犂馬十二

道濟養寇

中

卷

匹并遺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二藥可自
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推慈默心靡蓋比得河朔秦
華表疏歸許因款致望綏潛相糾結以候三師南內亦遣
間使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三朝將軍
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由坦承軍入
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三
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鑑
各勸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沂隴太
尉江夏王義恭出攻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
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
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信使
發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
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

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
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碣碣乙亥魏濟
州刺史王買德弃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
張淮之亦弃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碣碣使王玄謨進圍滑臺
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
將軍曹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
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
合吏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
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
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
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
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再虎牢鐸又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

主甲十九

四十一

八

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
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木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
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
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
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復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
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
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
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
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澗玄謨不從冬十月
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閔內侯代人陸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
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王渡河衆號
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
人麾下散亡略盡委弃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

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慶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其衆況今事迫於曩曰豈待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苻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

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磔申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午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穉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

縣民燒苜蓿夜於林中擊鼓魏為宋兵大至爭渡包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祖岷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嶺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堦登解鎧唯著絳紉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別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疑肘子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吳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

二千餘級其餘赴河墮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高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及三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閒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日至哺殺魏兵萬餘人

沐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
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沐矢貫康祖
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
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
固羅漢以受命居止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
之羅漢夜斫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求旨王仁遣通壽陽
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
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
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
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育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
彭城太尉長史何昺欲奔卷海鬱州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
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
洲有可至之理下不取不高贊令城中之食百石成有走志但
以關有嚴固欲去豈後耳一日勳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
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空盡豈有捨嘉慶之術而就危
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
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于道民亦爲城主而委鎮韓
連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
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壇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
恭之敗也隊主鞠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南門之外及辛燕
武陵王駿與之仍就臺臺明曰魏主懷尚書至去伯三南門
餉義恭紹義餉駮臺駮及驟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變出見我
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
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違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雙
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
借博具皆與之復餉糧及九種鹽胡椒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

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十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北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北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伯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

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筆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厲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拜瞻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喜自愛冀湯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被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

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
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
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
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
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
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
懼若因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
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
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
城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
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
眾能退敵攻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
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

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
眾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
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少
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
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
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
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
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宗守備
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
懼民皆荷檐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
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
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
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搃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子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爲磻道於其上設檀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酈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新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磔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棄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上下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質書曰吾今所遣諸將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

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氏
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茲懷
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
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
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
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
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
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
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
交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刀欲令
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
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朝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
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
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
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
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
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
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
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
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
行也穢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檄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
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
不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
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
鎮軍司馬檀和之向廣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

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
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槩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
餘春寒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越趨莫
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
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
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
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
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
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焚麥前苗移已休聚鎮軍錄事參
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
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二月野探自資一入保聚餓死
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盧普公來焚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
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守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
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守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
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
邪暢曰焚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
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焚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
子夏元嗣皆大驚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
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
之父故不敢來軌卒于襄襲父官爵少武幹與弟秀皆有
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 詔責之爽秀懼
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潮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
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
百人帥部曲入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

奉書於南平王錄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奕為司州刺史鎮
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
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
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
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
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
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
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者績者隨
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忠詒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碣
魯塞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
所領趣鐘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
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

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
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
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
必應響應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
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
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
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
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
不從上又使負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碣碣銜中旨授
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碣碣引兵圍之 諸
軍攻碣碣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
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
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

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疑人乘之死傷
墜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給軍食乏
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
憂杜魏成主禿髮暕棄城走賊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
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
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
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
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
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
進攻虎牢聞礪礪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
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
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勇
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敵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憤
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
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言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
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
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
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
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賈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士神賜
之上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廢若此甚可畏也
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今東宮儲父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
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

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官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發喪延足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徼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

官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摠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官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僕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官禁使尼麗

迎皇孫於苑中塵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
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
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秦
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宋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
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心廢戶
謝撥慢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閏正月丙戌始立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鬢眉好讀書便弓馬喜

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五十四

於上志恨而殂淑妃專恣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潘濬
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言自言
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言
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
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
責使道言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言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
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言鸚鵡及東陽主奴
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
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
具與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妻上聞天與領隊以
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
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
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

先與夫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劾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
平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夫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
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劾潘書數百紙皆呪
詛平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言亡命捕之
不獲先是潘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
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燕王義宣潘殊不禁乃求鎮江
陵上許之潘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平蠱
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
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劾
潘劾潘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潘悉
未解故潘父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

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之南始興王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王十一

潘

潘至京口或出止民張許家潘入朝復載遠東宮飲與俱往江
陵丁巳上臨軒潘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許家者遣掩
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潘與太子劭已行遣道
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惻然悅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臾檢覆乃
治劭潘之罪潘淑妃抱潘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
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
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潘奮衣起曰天下事寧
自當判願小寬意必不上累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
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
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
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勰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勰妃江
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勰湛之意欲立
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遲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
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
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熟勲三思且彭城始亡人
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
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
太傷切真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目帝
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
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
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劾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
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
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
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
至癸亥夜劾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
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
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
率表淑中舍人彭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劾流涕謂
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且當行大事望
相與勦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
此願加善思劾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
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劾愈怒因
眇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
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
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
未開劾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
朝之儀呼表淑甚急淑眠不起劾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
起至車後劾使登車又辭不上劾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

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
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
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且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
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
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
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淑震懼不時出既至
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淑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
聞喧譟聲歎曰不用主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
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
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
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
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
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

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
興王濬使帥眾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灋瑜告濬曰
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
今當奈何灋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
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
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
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鏐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
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灋瑜
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
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
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謂濬曰潘
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
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纒數

十一 勃遠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切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軍檀和之庾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基鎮京口義基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戴疑之等疑之壽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劾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劾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並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驍俠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

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劬公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三縣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大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劬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跋得王僧綽所啓饗食井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身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劬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劬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劬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劬書示王王泣求入

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竭下
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
勸丘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助據有天府若首
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
舉大事而黃頭白背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峻拜
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
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
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爲
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
峻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摠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爲長史
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
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
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敷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

皆逃亡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勲臣方贊翼京輦而子
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慰令還咸復本位勅尋錄得敷使大
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
至尋陽庾子王命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
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
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爲青州
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
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拔張永爲冀州刺史
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以蕭思話與永不釋前
憾自爲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爲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
誕將受勅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
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
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志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復

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離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義逆克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易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我嚴禁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發江夏王義恭與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與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軍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滷口司空中其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募中軍以從劭立妃彭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

通鑑卷第十九

六十一

卷十九

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員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主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彭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勸水軍自上浚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舍舟船舫固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豐割棄南岸搗斷石頭此先朝舊澤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其練軍事柳元景宗慈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

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
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
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
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
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
興王潛妃父褚湛之為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潛為侍中
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
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
衆南轉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基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
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
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疊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
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
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

乃自候道南轉逢武陵王於鵠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引之子
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
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
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
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劭加吳
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恟怯回惑不
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
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
出入卧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
軍正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
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
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
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覲

知之勦劬出戰劬不許甲子劬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劬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墮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劬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劬眾遽止元景乃閉壘鼓譟以乘之劬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劬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劬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劬僅以身免走還官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齊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劬殺義恭十二子劬潘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潘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鐸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

通鑑卷第十九

揚火

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劬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大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劬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秦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

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
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
緣淮樹柵以自守又使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
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
度即夜使降緣諸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
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
吏爭踰城出降劭燒燹及夜見康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
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
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
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
至合殿御林之所為軍士所殺劉賜割心諸將齧其肉生噉之
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并中隊副高禽執之
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

通鑑卷之九

六三

張

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啓乞遠徙不質
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
傅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有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
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披南平王鏐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
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
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
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
勳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
於市劭妃虢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濬劭所居齋
虢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
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虢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
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
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劭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

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
唐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
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
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
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
乙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
初劾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
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劾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沈黃體等
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劾朝用智
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
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上天與益州刺
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粟祿張汎之等各贈郡守戊
戌以南平王鏐為司空建平王安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

通鑑卷之九

卷之九

九

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
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
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賊寇
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
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
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
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
司馬徐遺寶為兖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
等為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
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一閏月壬申以領軍將
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
軍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荆
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

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躒表負才能意常輕上

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錄卒贈司

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

秀為司州刺史

二月癸未以將軍東亭侯太子率更

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負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

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吏部尚

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為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出英雄

太子劭之亂質釐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

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

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

通鑑卷一百一

六十五

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

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

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不制度意有不同一

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

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鉤折

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曰是恨怒質

乃遣密信誑義宣以為質不賞之功披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

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

命徐遣寶車與驛西北精兵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

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

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

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

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

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備
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
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愛之子也賊敗時為黃門侍郎帝
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
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
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
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達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
竊造灑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
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
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
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
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
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劭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又六十五

丞相名質西平朱令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
所送灑物並留竟陵不聽遣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
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
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肘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疑人作
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
輿灑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已
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
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
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
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竦祖贛為兖州刺史三月
巳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
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
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

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章松將
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怡
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
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
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賊質易與耳冀州刺
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
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族共擊
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義宣至皇壽
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段中將
宣沈靈賜將白痴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
山交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基為湘
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
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攻歷陽賊魯爽前鋒楊胡盧等戰斬之爽
不能進留軍大岷使魯瑜屯小岷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
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
輕騎追之內成及爽於小岷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
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衆皆散瑜
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京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真由區區魯爽以世亂之
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鵝頭慶之
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一方而魯生所統近聊諱輕師
指往襲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帝或欲相見及其可
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
死皆駭懼初元景軍于採石王玄謨以賊質衆盛遣使來求益
兵上使元景進也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在時仲堪假兵
靈寶尋害其族老伯推誠年之旋踵而敗賊質少無美行弟所

具悉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義宣田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嘗遣計曰今以萬人取
南州則梁山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讓必不敢動下官中諒故
掉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謩之密言於義宣曰質
求前舉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寧克然後長驅此真安之
計也義宣乃止亢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邊會西南風急
質遣一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慶東岸就玄讓計事聞之馳
歸驛之玄讓甚急備將劉季之帥六軍殊死戰未救於玄讓玄
讓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質考將宣垣詢
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
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灑起將數千兵趨南岸數日後掩
玄讓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楨之斷馬道
據險自守會方攻之不克屢為楨之所敗乃還江陵楨之引兵
躡之或勸楨之急進楨之曰營務驍將也窮則擢不可迫也
王玄讓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
賊軍數倍糧食不繼還還姑孰欲就第下城方營之更議進取
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嘗嘗甲是之護之曰賊謂
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進賊必則虛實
實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言瓶弱自
守悉遣精兵助玄讓多張旗幟果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
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謩議參軍顧樂之說義宣
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宣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劉謩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與劉謩之進
攻東城玄讓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
之斬謩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
江中舟艦燔燬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敗之玄讓宣

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眾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

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眾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庶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撥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車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矢刃亂至腸胃紫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間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飢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鄂州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眾迎之時荆州

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帝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怡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遂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解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眾散不能去遂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輿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

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充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充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晉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犬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士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五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思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
城浚隄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
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
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
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
石頭城修乘輿瀆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
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誅之在誕左右見誕踈陛下
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誅之密以啓聞誕誣誅之乘酒
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
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闓
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闓至廣陵誕不悟也明
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
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
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閭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
列兵登陴自在門先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閭殺之明寶
從間道逃還詔內外募嚴以始與公沈慶之爲車騎六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搃禁兵頓宣武
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慈有隙聞誕反恐
爲慈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瑒疑季之
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愨齎書
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愨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
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
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
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
任狂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
先怒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復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

戡定之期莫在旦夕又曰陛下官惟之醜豈可三城上大怒凡
誕左右腹心同籍其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
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
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任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
慮誕年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
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
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
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其
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
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
里眾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
眾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凡兗州文武皆加秩以主
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孝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現
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石甯將軍
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昶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
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昶挈者百餘人出自北
門慶之不聞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
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
吾為汝護送 六月 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若克外
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鹽書督趨前後相繼
慶之焚其東門塞壘造攻道立行樓上山并諸攻具值火雨不
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
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
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黃
綽因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
降或勸綽宜早出綽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

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濟陽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一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知何心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一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剗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